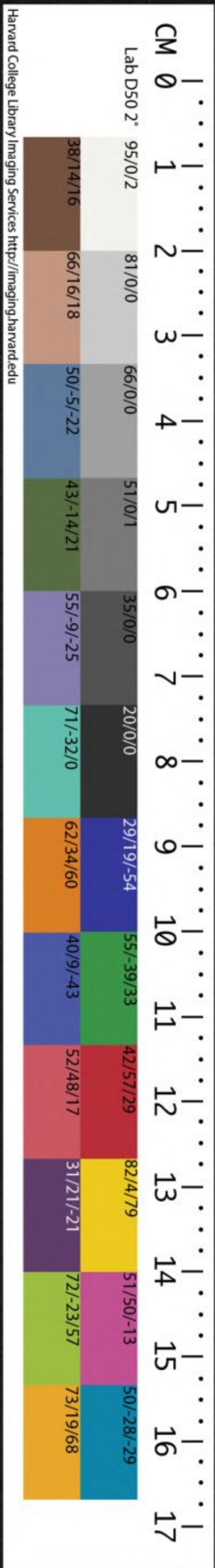


平定兩金川方畧

卷三十七  
之三十九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OW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5 1937

T 2818/21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5 1937

YENCHING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之三十七

八月壬申。溫福豐昇額奏言。丹壩土司差人赴

營投稟。言金川要我幫兵。並阻我投順。

請官兵及早前往駐守。土司情願盡力報効

等語。是該土司見官兵勢盛。堅心內向。又因金

川迫脅幫兵。情急求援。今董天弼已派兵前往。

則此後金川勾引併吞狡計。無由施逞。自爲有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之三十七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上諭。八月壬申。溫福豐昇額奏言。丹壩土司差人赴

營投稟。言金川要我幫兵。並阻我投順。又稟派

天朝。懇請官兵及早前往駐守。土司情願盡力報効

開。等語。是該土司見官兵勢盛。堅心內向。又因金

川迫脅幫兵。情急求援。今董天弼已派兵前往。

則此後金川勾引併吞狡計。無由施逞。自爲有



益。因將該番順路遣往董天弼軍營。令其就近酌諭遣回。奏入。報

聞。

同日。溫福。豐昇額。又奏言。曾頭溝一路糧運遲誤。屢次檄催。經軍需局布政司李本等。及專派之松茂道查禮。彼此剖訴。各執一詞。現在飛咨督<sub>臣</sub>文綬。迅速清查。仍就近籌辦。以濟急需。奏

上諭軍機大臣曰。曾頭溝一路。間道分兵。期於迅速

制勝。今董天弼到彼。已及月餘。內地糧石。乏夫滾

運。致稽進勦之期。著傳諭文綬。將此次糧運遲誤

緣由。詳查據實。嚴叅。仍卽會同鄂寶。上緊派員趕

運。使兵食日就充裕。以便尅期進勦。

同日。溫福。豐昇額。又奏言。兵丁應給長夫名數。



現在未經畫一。川省每兵百名。給夫二十名。黔省每兵百名。給夫三十名。事關帑項。自應隨時樽節。不可辦理分岐。請通減爲二十名。以昭畫一。奏入。

上勅軍機大臣速議。隨經軍機處議奏。川兵近在本土。省一切可以通融。與黔兵隔省者不同。前議川兵給夫二十名。黔兵給夫三十名。因川黔兩省

情形本異。原不得謂之辦理分岐。溫福等之意。祇爲慎重錢糧起見。未經計及黔兵正在進剿。應示體恤。且前議撥給已久。不便遽行裁減。仰

承欽此。臣二十六日交將兵一千三百名。悉照聖訓。當此軍務緊急之際。不可顧惜小費。應將黔兵

長夫。仍以三十名給與。臣等此議。莫若公法。亦上從之。



同日。溫福豐昇額又奏言。美美卡依山設立堅  
礮。急切難以攻進。臣等相度地勢。莫若分左右  
兩路。潛由小徑。繞至賊礮之前。以便就近攻取。  
隨於七月二十六日夜。挑兵一千三百名。派額  
森特。烏什哈達等。帶兵兩翼分進。臣溫福豐昇  
額及領隊大臣舒常等。在後分路接應。二十七  
日。天色將明。兩路會合。直抵賊卡。賊始知覺。鎗

石交發。有四川兵張世成。西寧兵白文敬相繼  
攀登。被石傷墜。官兵奮勇爭先。毫無畏避。因值  
大雨地滑。急不能上。臣等暫令撤回。此次殺賊  
三十餘人。其受傷者甚多。陣亡官兵六名。並土  
守備阿桑。及瓦寺鄂克什兵三名。現在設法攻  
取。以圖迅速克捷。奏入。  
上諭內閣曰。此次攻打出力官兵。著溫福等查明送



部議敘。其張世成、白文敬俱著照千總銜議敘。陣亡土守備阿桑著照土練官員議敘之例。加倍議敘。以示格外優恤。

同日溫福豐昇額又奏言。七月二十四日提督李煦所駐貢噶山左有賊千餘。由策卜丹山突下。經海蘭察哈國興率兵前往抵禦。擊殺多人。賊衆敗回於貢噶左邊山峯。礮內藏匿。查貢噶

之左。與德爾蘇地方連接。乃海蘭察等軍營運糧必由之路。斷不可被其佔據。因令遊擊富敏

蘭泰於德爾蘇地方。添立礮座。與李煦接應。保護

糧道。并令海蘭察哈國興將貢噶左邊山峯賊礮設法攻取。以防乘間抄截。至二十七日賊番

又於瑪爾廸克樹林內。突出六七百人來擾。侍衛阿爾蘇納礮卡。經海蘭察哈國興前往救應。



殺賊四十餘名。賊衆逃入木城。放鎗據守。現在大營至瑪爾迪克。糧石火藥等。照常運送無虞。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賊衆乘間擾截官兵糧道。若非海蘭察。哈國興。歷練戎行。隨機救應。幾致疎虞。海蘭察。哈國興。著各賞荷包四個。現在大營至瑪爾迪克地方。約及百里。軍糧運送。絡繹不絕。賊番詭譎。

多端。或佔截來路。或從後侵擾。溫福等務須加意防範。并傳諭海蘭察。哈國興。及守卡之侍衛章京等知之。

臣等謹案賊衆以釜底遊魂。負嵎拒守。而其慣技。往往於大軍笨入時。乘間竊出滋擾。爲

隨示。苟延喘息之計。伏讀諭旨。令溫福等加意防範。仰見



睿慮周詳

訓示諄復。么膺詭譎伎倆。固已燭照靡遺矣。

乙亥。劉秉恬奏言。西路糧運已出灌口者。業有

一萬餘石。因道路綿長。背運不能迅速。臣查由

灌縣至雜谷腦。三百餘里。騎馱可以往來。其雜

谷腦抵軍營三百餘里。山路陡峻。必須人夫背

運。因就近於灌縣買米一千石。雇用牲口馱載。

派員押運雜谷腦。並先雇夫二千名。空身至雜

谷腦。預備接運。路近力省。庶不致於遲滯。再灌

縣境內產米頗多。臣已知會文綬。撥銀二三萬

兩存貯該縣。就近接濟。又於曾頭溝一路。召募

舖戶二十名。前往開設飯舖。以省背夫沿途炊

爨。耽延程路。臣因西路軍糧緊急。暫留二三日

料理停妥。再赴南路奏入。



上嘉之。鄂寶改赴西路。劉秉恬尙在西

同日。文綬奏言。鄂寶改赴西路。劉秉恬尙在西  
路未回。現在阿桂乘勝進攻。糧務緊急。調夫應  
用。經糧員飛稟阿爾泰。催取夫糧。阿爾泰並未  
拆視。直送省城。臣現卽馳往南路。督率催辦。以  
期接濟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桂攻克甲爾木山梁。調夫一千

名應用。阿爾泰接到糧員飛稟。槩不開視。轉迂道  
郵送成都。於軍糧重務。視同膜外。實屬有心貽悞。  
前將阿爾泰革職拏問。著文綬將此情節。併案嚴  
訊定罪具奏。

丙子。溫福豐昇額奏言。調撥陝西第六次官兵。  
所餘一千名。將次到省。臣等飛飭帶兵各員。令  
其迅赴南路。奏入。報



聞。

同日溫福豐昇額又奏言貢噶急切未能攻破。海蘭察哈國興商議誘賊出戰。庶可乘機搶佔。隨於八月初一日先派兵各路設伏。更令副將前常祿保等入林砍伐木植。賊果前來接仗。海蘭察哈國興及侍衛阿爾蘇納等卽領伏兵四路前進。將近木柵。賊衆抵禦。當經官兵勦殺。退入

木柵。放鎗抵拒。又有賊番來援。雖經官兵奮勇

擊退。而柵上鎗石更緊。因暫撤回。此次殺賊百

餘名。被傷者甚衆。官兵亦陣亡數名。二等侍衛

伊爾庫。脖受鎗傷。署護軍叅領華尙阿。鎗傷左

股。幸各無礙。至<sub>臣</sub>等轟打美美卡。又值礮裂。現

又在另行融鑄。以便相機進取。奏入。

上諭曰。伊爾庫奮勉可嘉。著陞爲頭等侍衛。華尙阿



亦著交部議敘。上又諭軍機大臣曰。溫福等剿賊數月。賊番據險死守。未能迅速集事。溫福豐昇額。惟在同心合力。獎勵官軍。相機籌畫。動出萬全。方爲有益。若意存躁急。惟事衝突。徒致兵力挫損。關係匪輕。溫福等切勿孟浪。致有疎虞。現今阿桂由墨壟溝覓間潛進。似有可乘之機。著傳諭溫福阿桂將兩路情形。通

盤籌算。計何路可以速進。何路需用多兵。不難通望融熟籌。合力速辦。兩路軍營俱爲朕辦事。本無分彼此。溫福等諒不至稍存畛域之見也。至曾頭溝一路。爲進攻底木達捷徑。若甘肅兵四千全到。軍聲自當更壯。設或尙須兵力。或可就近酌調。以助董天弼之用。溫福等當就該處實情妥協籌辦。佇聽捷音。至董天弼前經賞戴孔雀翎。今仍加恩賞



戴。俾增體統。務期倍前努力。以副恩眷。

上董天

臣

等謹案軍行利於神速。固當電擊颺馳。乘

輦自其不備。不可頓兵需日。但值山徑崎嶇。礮卡

一列林立。守禦久經完固。而賊番如鬼如蜮。詭計

叢出。百出之時。又宜相度機宜。不嫌慎重。伏讀

聖諭諄諄。以挫損兵力為戒。蓋預恐其躁急孟浪。再

盤踞。其指所。似可以。數。何。需。其。兵。不。獲。賊。

飭諭務出萬全。數千里外。直不啻面命耳提矣。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川省官兵。前因派往滇省。尚有

應扣之項。其為數若干。係屬何年之事。何以至今

尚未扣完。伊等現在隨征出力。自應令其生計寬

裕。俾知感奮。乃仍照常坐扣。殊不足以示體卹。著

文綬即將此項應扣銀兩。如何酌量停緩。以紓兵

力。悉心籌議具奏。候朕降旨。



戊寅。阿桂奏言。甲爾木山梁迤北。尚有賊番碉  
卡數座。經明亮烏爾圖納遜直上攻撲。接仗四  
次。殺死金川克舟九寨大頭人一名。並殲賊  
百餘。因山上鎗石抵禦甚急。未能撲取。加以山  
梁地極高寒。連日雨雪風雹。兵丁僵凍甚多。火  
藥口糧亦俱沾濕。久駐實爲無益。明亮等已將  
官兵撤回。臣查明明亮等未經請示。輒將已得甲

爾木山梁退回不守。實屬非是。應請將明亮降  
爲二等侍衛。烏爾圖納遜降爲四等侍衛。以示  
懲儆。臣現將在事將弁兵丁分別懲叅外。仍  
督率官兵分路並進。務期一舉克復。以慰

聖懷。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桂奏官兵因風雪雨雹。氣候寒  
冷。將已得之甲爾木山梁退回不守。現今七月下



旬。即使雨雹交作。何至頓改寒暄。此必係綠營怯  
怯。駕詞撤退。明亮等若於其時詢明倡議之二三  
人。駢誅示衆。軍心自定。乃見不及此。隨同撤回。實  
有應得之咎。領隊大臣。隨從將軍。叅贊。固不可任  
意專擅。若獨當一面。遇有怯懦弁兵。難於約束。卽  
於陣前斬狗。以肅軍紀。此又與專擅者不同。如現  
在甲爾木官兵。竟將已得之地。棄而弗守。似此軍

令廢弛。何以鼓勵戎行。阿桂可弗憬然動念乎。此  
次著照阿桂所請。明亮降爲二等侍衛。烏爾圖納  
遜降爲四等侍衛。念係初犯。僅予薄懲。若不知懺  
惕。復蹈前車。軍律具在。不能復爲寬宥也。至退兵  
一節。或彼時實係雪後風寒。我兵衣單難禦。卽勉  
強駐守山梁。究竟不能施展。萬一賊番乘機掩襲。  
更覺不成事體。則全軍退回。未可盡謂之失計。但



在阿桂權宜酌辦則可。將領以下不得援此藉口也。再官兵退回。正恐繼進不易。如其地難以急圖。深入。又當於綽斯甲布一帶。分途並進。以爲牽制。金川之計。總之軍行機要。務在隨時斟酌。合宜著傳諭阿桂就現在情形。悉心籌畫具奏。以慰懸念。

庚辰。

上諭軍機大臣曰。南路已得之甲爾木山梁。忽因風

雪撤回。西路當上緊攻碉。時大礮又復炸裂。此次軍務每當機會可乘。輒有阻滯。此時自更當奮力。勦除不可稍存觀望。試思僧格。桑索諾木。以內地土司。敢於狼狽爲奸。抗拒天兵。其罪均在不赦。此而不明正其罪。是王法有所不行。國家又將何以駕馭各土司。使之畏威懷德。因思金川歸順。迄今未及二十年。卽已負固跳梁如此。彼時若能剪滅。



根株。豈不永除後患。是前此之姑容。已堪鑒戒。况  
索諾木情罪。更與莎羅奔郎卡不同。從前金川未  
漸王化。侵擾附近土司。並未敢與官兵顯抗。悔罪  
乞降。原可貸其一死。索諾木乃給受印信之土司。  
敢於猖獗若此。是剿滅之舉。誠不可稍有游移。現  
在兩路官兵。距美諾俱不甚遠。小金川一隅。自可  
尅期歲事。至金川賊衆。不過恃其險遠。兼可迫脅

附近土司。爲之守禦。今綽斯甲布丹壩。三雜谷各  
處。皆爲我用。其勢旣孤。又幫助小金川賊衆。經官  
兵殲戮。不下數千。力量更爲單薄。若厚集兵力。分  
道進攻。賊番疲於支拒。不能復顧農耕。彼竭我盈。  
勢將自潰。當今帑藏充盈。卽多費數千萬金。何慮  
不完此局。且各土司踴躍出力。正欲藉我兵威。以  
除大患。若不拯其荼毒。俾得共享安恬。更非朕軫



卹番夷之意。轉恐各土司首鼠兩端。中多顧忌。必致用力不堅。於軍務關係匪淺。著傳諭溫福阿桂。豐昇額善爲駕馭。以收其效。

同日。鄂寶奏言。曾頭溝一路。糧運尚多阻滯。臣

訪知此路中。惟智固山最險。然非冰雪凝結之時。騾馱儘可行走。已飛札附近之崇慶等十州縣。各雇騾三百頭。星解灌縣。臣卽於灌縣另買

糴米三千石。趕運。又恐一時不能接濟。先買羊一十萬隻。解送。以備供支。奏入。

上嘉之。

鄂寶又奏言。查一夫負米五斗。日行不過一站。

騾馱可至一石。每日能行二三站。較爲便捷。請

於陝西產騾之處。購買四千。解川應用。臣以軍

糧緊急。一面飛咨陝西撫臣。令其先行趕辦。奏



入。黎急。一面派谷刈西無。且令其大。計。賊。奏。  
上諭軍機大臣曰。西路軍糧。既可用騾馱載。南路自  
可照辦。雖雅州以南。山路崎嶇。然於險仄之地。安  
設人夫接運。至路寬處。仍用騾頭馱載。日行一二  
站。自可源源接濟。西南兩路。通融辦理。計共用六  
千頭。當足濟事。着傳諭劉秉恬。文綬。速與鄂寶通  
盤籌酌。將兩路所需騾數。飛咨陝省調用。買羊一

癸未。溫福。豐昇。額。奏言。由德爾蘇。至貢噶山梁。  
賊番新立碉卡。經海蘭察。哈國興。帶同章京侍  
衛等攻撲。賊番放鎗死拒。連撲五次。未能取勝。  
官兵益加奮勵。冒鎗直進。賊不能支。遂將所立  
二卡。全行搶佔。其南山梁一帶。亦經章京德保  
等連奪三卡。奏入。

上嘉之。



土嘉戊子。溫福、豐昇額奏言。查賊番伺隙窺擾。向來  
狡猾伎倆。臣等素所深知。是以每攻進一處。卽  
留兵駐守。賊人屢次乘夜來擾。無不殲戮多人。  
餘賊潰竄而去。此時轉欲賊衆潛來。可以盡力  
勦殺。稍紓憤恨。臣等仍時時嚴飭將領。加倍留  
心。不致稍有疎懈。至南山瑪爾廸克。近來攻勦  
情形。臣等因爲時已久。不能攻進。焦急異常。查

南山綿長陡峻。林箐叢雜。一望百餘里內。層溝  
沓嶂。要隘重重。賊番全力死守。因地之險。設築  
碉柵。不下數百處。其喇卜楚克一山。惟牛天界  
現攻之大木城。爲賊總路。必爭之地。而固卜濟  
等處。爲之應援。瑪爾廸克一山。惟海蘭察等現  
攻之大木城。爲鄂克什木闌壩總路。必爭之地。  
而貢噶牛廠等處。爲之應援。其沿河中路。賊番







挖有深溝。難以越過。現今兵丁砍伐樹條。既可作攬牌。并可填塞深溝。以便前進。臣等現仍不時催督。一俟辦有就緒。卽行馳奏。奏入。聖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等奏五月以後。喇卜楚克一路節次攻破賊碉共十八座。瑪爾廸克一路攻破賊碉共二十二座。賊番所恃以抗拒者。惟在碉卡聯絡。得以運送薪米。今溫福所得碉座。不爲不多。

若附近賊番要隘之處。俱經攻毀。則所拒守大碉。已至孤立無援。輓輸不繼。因何得以苟延日久。且旣云攻碉。則或制其要害。或斷其應援。方爲有益。若所攻碉卡如許之多。而於要隘毫無關涉。豈不枉費兵力乎。况賊番所守卡碉。必不能多貯糧石。乘其隨時運送。相機遮截。則守碉者將不攻自潰。溫福等何見不及此。著傳諭溫福等。卽將現在情



形據實覆奏。

乘同日畢沅奏言。陝省節次調遣官兵馱運。計用  
過騾七八千頭。市騾未免稀少。今據鄂寶咨稱。  
陝甘兵丁漸次到齊。糧運尤關緊要用。騾馱載。  
較之人夫輓運爲易。臣現就各府產騾多寡情  
形酌量給價。各向民間購買。如數解川。不致遲  
悞。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畢沅奏陝省市騾稀少。應向民間  
購備。自宜如此辦理。但須嚴飭地方官。據實給價。  
無得派累。至節次赴川騾頭。已有七八千之多。不  
難卽以此馱運軍糧。無須陝省廣爲購買。著傳諭  
文綬。查明此項騾頭。現存若干。就近派撥應用。以  
節糜費。而省物力。

己丑。阿桂奏言。據綽斯甲布土司具稟。金川派



兵圖佔丹壩官寨。丹壩土婦和爾郭求救於綽  
斯甲布。該土司已發兵往助。臣以丹壩附近曾  
文頭溝。關係緊要。當卽行知董天弼。令其酌量前  
往駐防。並咨明溫福就近督辦。惟是金川爲小  
無金川死力拒守。名爲幫助。實已併吞。又以爲不  
天朝不遽加兵。因乘間覬覦丹壩。以見力有優餘。情  
土備更可惡。今必當分兵先攻金川。庶可堅各土司

歸順之心。並可寒逆豎助凶之膽。且使金川賊  
番撤回自衛。則小金川勢無可恃。深入不難。是  
綽斯甲布一路官兵。實難姑待。臣令宋元俊尅  
日起程。擬將附近土兵應領口糧。暫時本折兼  
支。並諭土司多出烏拉以供輓運。宋元俊現在  
仍請添兵。應俟糧運稍充。續調兵到。再行酌量  
撥往。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綽斯甲布一聞丹壩告急。發兵往助。實屬恭順。著阿桂酌加獎賞。以示鼓勵。計賊番到丹壩地方。較董天弼進兵之期。尙早一日。賊近我遠。誠恐緩不及事。未知董天弼辦理若何。至宋元俊帶兵往綽斯甲布。既可得其駕馭之力。兼可控扼金川。相機襲擊。該鎮現請添兵。自應酌量派給。以厚兵力。今已飛諭滇楚等兵。馳赴南路。阿桂

將應派往綽斯甲布之兵。先檄知帶兵人員。卽由打箭爐逕往。

同日。番出宋元俊。請留申。論。計。酌。量。派。兵。往。金。川。

上諭內閣曰。前阿爾泰。宋元俊。會叅桂林。乖張欺罔。至有將銀向金川贖取。迷失兵丁之事。因將桂林革職。拏問。特派福隆安。馳往軍營。勘問。旋據審明。桂林並無造屋居住。驕縱不法各款。至薛琮告急。



稟至。桂林卽派宋元俊赴援。其發銀贖取兵丁一節。係司員汪承霈及知州曹焜等。以巴旺布拉克底土兵。尋覓綠營迷失之兵。頗爲出力。是以向糧員取銀備賞。曾經稟知桂林支發。並非欲賞金川之人。並審出宋元俊搆陷串飾情節。則桂林尙非法所難貸。但其在軍營內。日親麩葉。止圖己身安逸。不能與士卒同甘苦。而北山梁傷損官兵數目。並不查明據實陳奏。亦不得謂之無罪。桂林著加恩發往伊犁。自備資斧。効力贖罪。交與舒赫德。令其在印房學習當差。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湖廣總兵馬虎。雲南副將斐慎。並湖南副將扎拉芬。俱著赴南路軍營聽用。



稟至桂林卽派宋元俊赴援其發銀贖取兵丁一  
聯南隔嶽其姓芬身著扶南殺軍營羅氏布拉克  
土儲軍總大尉日賊襲縣兵思表雲南隔嶽裴刺並  
員同日備賞官經與知桂林支發並非欲賞金川  
其五甲氣學督當蓋請陪申飾情節則桂林尚非  
愚發封母堅自前資令校亡觀罪交與裕赫蘇合  
並不查閱魁賞刺奏亦不詳請之無異桂林善也

平定金川方畧卷之三十八

九月甲午阿桂奏言第五次陝兵二千內一千

二百餘名已赴西路其至南路達烏者僅七百

皇土餘名第六次陝兵二千昨據溫福抄送摺稿令

赴南路但西路亦在需兵是以飭令帶兵將備

仍赴西路至南路官兵除派往綽斯甲布及革

布什咱共八千名外兵力本單且察看去冬所



募新兵。多有強弱不齊。半載以來。其中疲乏患  
病者不少。臣已挑汰七百餘名。駁回原營革伍。  
今蒙聖旨。西組亦去。需兵。是以令帶兵。與  
皇上令將湖廣後起之二千名。卽往南路。加以滇楚  
各兵到日。自可迅圖架入。惟是前次派兵由魯  
揚山梁襲勦。及此次由甲爾木進攻。所有接仗  
守礮。俱係金川賊衆。近又據脫出之屯兵供稱。

索諾木等。將勒烏圍以上賊番。派出堵禦西路。  
其噶拉依以下賊番。派出堵禦南路。是賊酋黨  
惡鴟張。今日之辦小金川。實已與辦金川無異。  
若不分勦金川以掣其勢。則恃險助守。難免稽  
延時日。就目下情形而論。綽斯甲布一路官兵。  
實不可少。且綽斯甲布土司。必俟官兵前進。方  
肯多派土兵助勦。而南路各土司。又必俟綽斯



甲布派兵助剿。方能實力奮攻。所以此路進兵更難稍緩。近因宋元俊染患時疫。是以稍遲數日。現已飭令辦糧各員。上緊轉輸。以供軍食。一俟宋元俊病體稍愈。立即起程。撥兵進發。奏入。上諭軍機大臣曰。前阿桂奏官兵自甲爾木山梁退回。俟有續調兵到。卽行前進。佔據之語。續據雲南湖廣督撫奏聞官兵入川日期。阿桂處應有帶兵

大員稟報。何以今日摺內並未奏及。又阿桂另摺奏稱。綽斯甲布一路進兵。更難稍緩。但宋元俊染患時疫。未能迅速進兵。阿桂宜將應派之兵。派員先行帶往。並諭宋元俊在後繼進。方屬妥協。設或宋元俊病難速痊。又尙須另籌接代之人。不可因循姑待。坐失事機。且據金川脫出屯兵供詞。索諾木將所有賊衆盡派助小金川。支禦西南兩路。則



境內自必空虛。此時若由綽斯甲布乘間直入。或將索諾木勦擒。全局竟可不勞而定。自是極好機會。惜乎進兵稍遲。不能先發制人耳。至綽斯甲布之兵。由革布什咱挑撥前往。革布什咱甫經收服。其地爲章谷後路。所有派駐之兵。不宜過於抽撥。今現調之昭通。及湖廣兵六千名。早入川境。阿桂酌調數千。選員帶赴綽斯甲布。較之專調革布什

咱之兵。更爲得力。阿桂當就現在情形。通盤籌酌。務出萬全。

同日。文綬。阿桂奏言。查此次進剿小金川。上年西路官兵。每兵百名。均酌給長夫四十名。以供應用。至<sub>臣</sub>阿桂前。此接管木坪一路官兵。旣未給與馱載。亦未募帶餘丁。地方官隨時撥夫雇<sub>臣</sub>用。與西路官兵不同。阿桂伏思兩路官兵。現



同一處進剿。自不宜稍有偏枯。但若照西路。每兵百名。給夫四十名。所費過多。卽每兵百名。酌減至三十名。似與餘丁人數相符。而所支分例較餘丁尙多。惟減至二十名。則計算夫價。比三十名餘丁之鹽菜。雖畧有浮多。而口糧已省十名。以所省口糧運脚通行合算。比之三十名餘丁所支。已屬有盈無絀。此木坪一路。仿照餘丁

所費數目酌辦長夫之原委也。惟是西路軍營辦夫較易。而有夫則在營之兵盡屬打仗之兵。至南路辦夫較難。又現值秋收之際。雇募殊費周章。臣文綬察看雅州以南民戶稀少。辦夫更多竭蹶。但若令各兵自供炊爨樵汲。勢不能人人得力。查新調滇楚官兵。雖經阿爾泰飛咨各省。多帶餘丁。近據各撫臣咨覆。兵丁業已起程。



不及雇募。至川省兵丁。雖在本省出師。然距本省遠者。各有二三千。里。卽與別省調來無異。應請將滇楚川三省兵丁。每百名仍照舊給餘丁三十名之例。卽將餘丁鹽菜口糧。按數折價。分給各兵。令其合雇隨營買賣之人。以資樵汲。但餘丁係實支口糧。此則全行折價。兩者相較。並無浮費。而兵丁均沾實惠。奏入。卽長西提軍營

上從之。

乙未。溫福。豐昇。額奏言。據董天弼稟稱。曾頭溝一路。已有甘省兵一千餘名。並漢土兵練三千。六百餘名。該鎮帶領合力進剿。又派甘兵一千七百名。三雜谷土兵七百名。由梭磨之堪卓溝。前進分剿。統俟軍糧稍裕。迅卽進發。奏入。上諭軍機大臣曰。董天弼旣帶兵前往曾頭溝一路。



正當乘此機會。迅速進取。卽或口糧稍未充裕。所  
過番地。遇有糧食。亦可用價售買。番人貪得價值。  
自必踴躍樂從。且克取碉卡。更可因糧于賊。並割  
取未獲禾稼。以裕軍食。尤爲便益。著傳諭董天弼。  
務須鼓勵官兵前進。毋得刻遲。仍令鄂寶速行催  
趲糧運。以資接濟。

土司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因金川賊酋悉力抵禦。西南兩  
路。料其境內空虛。曾令阿桂派兵由綽斯甲布一  
路。爲擣虛之計。今據溫福奏訊鄂克什脫出番人  
供詞。索諾木惟恐綽斯甲布土司引導官兵進剿。  
并懼該土司自行發兵攻打等語。則綽斯甲布一  
帶。實爲有隙可乘。著傳諭阿桂速撥兵四五千。選  
派勇幹將領帶往。併駕馭綽斯甲布土司。作爲鄉



導出其不意。乘間進攻。實爲事半功倍。阿桂務須  
努力爲之。

庚丙申。劉秉恬。文綬奏言。臣等查各站人夫。並非

土著。約束殊難。請派州縣正印官兼總其事。再

炒麩。便于裹帶。請于運米之外。令各州縣先採

買炒麩數萬斤。加緊趕運。以佐軍糈。至南路清

溪林口頭道水等處。山險路長。請酌添三站。其

西路尤溪。映秀灣。興文坪等站。距省不遠。騾馬

馱載可行。即將三站裁撤。斟酌增減。兩路均有

裨益。

同日。劉秉恬。文綬又奏言。軍營文武員弁跟役

口糧。及土兵未出境者。均請照前次平定金川

舊例。半米半折。其願全支折色者。亦聽支領。均

奏入。



上從之。

同日劉秉恬文綬又奏言。站夫向有定額。每州縣應派若干。令選妥役押赴各站。三月更換一次。以均勞逸。奏入。又奏言軍營文武員弁。應於

上諭軍機大臣曰。南路自雅州至打箭爐。西路由灌縣至桃關。各站均係內地。所需夫役。自當於經由之地。雇覓應用。或間遇偏僻小邑。亦宜附近幫雇。

協濟。則小民執役。不致過勞。購募亦易。卽番夷地界。隨處可雇烏拉。並不必藉資寫遠。今據劉秉恬文綬等奏糧運章程。竟是軍需局按照闔省州縣。均勻通派。依程定限。選役管押赴站。所辦殊未允協。又請定以三月更換一次。是遠道之人。前撥甫經到站。後撥又將起程。僕僕道途。殆無虛日。尤爲非計。且因偶一用兵。而令通省百姓。疲於奔走。亦



非所以體朕惠愛問閭之意。於事斷不可行。著傳諭文綬等另行妥籌良法。定議奏聞。

壬寅。溫福。豐昇額奏言。臣豐昇額催鑄大礮。卽

昨日運往美美卡。施放兩晝夜。賊番礮門已經擊

破大半。而礮根甚厚。且係依峯築造。未能盡塌。

若俟全摧之後。再為攻取。既未免稽延時日。今

礮石被礮擊墜者。堆積甚高。轉足以阻賊番鎗

礮。匍匐而登。似不難于搶佔。臣等於八月二十

美日分兵兩路。派額森特。彰靄帶領前進。乘賊不

備。各自奮勇上衝。比至礮根。賊番由上放鎗擲

石。而兩旁溝穴內。又悉放鎗迎拒。官兵各用鎗

箭。殺賊數名。而礮內鎗石如雨。將兵抽替收回。

二十五日。臣豐昇額同舒昌。馬彪。率同彰靄。烏

什哈達。復督官兵上攻。將近山峯。忽遇埋伏賊



非所番二十餘人。官兵奮勇接戰。賊衆敗走。追至礮  
諭文門。賊番鎗石交下。兵練內陣亡六名。受傷者五  
十餘名。內有土弁遊擊銜班第嘉勒。守備銜納  
木嘉勒亦各受傷。奏入。

上諭內閣曰。溫福等奏八月二十等日。官軍進攻美  
美卡。兵丁土練等陣亡者六名。受傷五十餘名。著  
溫福查明送部議恤。其受傷之土弁遊擊銜班第

嘉勒。守備銜納木嘉勒。亦著交部議敘。

同日。溫福豐昇額奏言。南北兩山賊卡。于八月  
二十六日。賊衆自行燒毀逃竄。

臣

溫福卽從阿

喀木雅帶兵前進。搜查喇卜楚克固卜濟一帶。

直壓至木蘭壩。

臣

豐昇額亦從美美卡帶兵壓

至日喀爾橋。嗣據哈國興海蘭察李煦等稟稱。  
賊酋屢次在瑪爾迪克卡外喊求。願盡退鄂克



什地方甘心認罪。該提督等以兵不厭詐。不如將計就計。令其將南北兩山美美卡。木蘭壩鄂克什。瑪爾廸克等處。全行退出。可以大省兵力。隨諭以僧格桑果。否悔罪。空說無憑。復據叫稱。定於二十六日。將各卡全行撤退。隨令官兵先為準備。至二十六日。賊番果將各處卡柵自行毀撤。該提督等隨即帶兵壓下。現抵鄂克什舊

寨。臣等思美美卡等處。險惡異常。用計佔得。自

屬權宜辦理。今賊衆在鄂克什以西。路頂宗一

帶山梁聚守。為苟延殘喘之計。臣等現派大員

嚴防後路。仍督率官兵上緊進剿。

同日董天弼奏言。竊臣前抵納雲達。察看進兵

道路。其自納雲達而西。道途窄狹。樹木叢深。小

金川已于附近各險要。修卡據守。該處并有小



路可通金川。官兵從此進取。不無紆延時日。臣  
看納雲達左山梁。路通大板昭。擬從山梁而下。  
先取大板昭。截斷賊番歸路。現在兵糧可資。裹  
帶。臣卽挑派兵練。定于九月初一日。親率密進。  
奮力急攻。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等正當攻圍之際。忽見賊寨  
焚燒。卽應乘機急擊。痛殲醜類。方足振威解恨。乃

竟聽賊自去自來。而於已逃出卡之賊。尙不能勦  
殺。則駐兵在彼何爲。至賊在瑪爾廸克山梁。甫經  
哈國興等許降。何以能同時將各卡盡行毀撤。均  
不可解。溫福此時惟當督兵併力進攻。不可因此  
稍懈。如賊曾以退地求饒之說。向溫福等支飾。卽  
當責以罪惡重大。天兵申討。不滅不休。雖將原地  
退出。不能稍爲寬宥。若逆曾或向哈國興等別有



求饒之說。原可量其情形。計誘智取。又不妨隨機應變。務出萬全。至我兵現已深入。其瑪爾迪克喇卜楚克等處。皆係我兵後路。賊番在在可通。不可不防其抄襲。溫福等當一體留心防護。切不可稍存大意。至董天弼奏報于九月初十日。從納雲達一路。先攻取大板昭等處。是董天弼現有奮進之勢。溫福派翼長富瑚。侍衛明仁。彭嘉布。叅領額爾

登布等。往同協助。自更爲得力。

癸卯。

上諭軍機大臣曰。賊衆據險負隅。悉力抗拒。官兵攻圍雖久。並未能得其要害。何以無端自棄其險。遽甘退撤。若賊番勢漸窘迫。見大兵聲勢日盛。自揣不能抵禦。因而內潰奔逃。又何必向哈國興等屢次告求。方將碉卡焚棄。抑或僧格桑頑梗執迷。從



前惟以總督斷給之地。藉爲口實。不肯輸心服罪。今見情勢日蹙。計無復之。妄揣中國問罪之師。意在勒取鄂克什侵地。今將所佔全行退還。冀得飾詞免罪。我兵退後。仍可佔取。亦未可定。所以仍然退而守險。總之逆酋狡詐百出。恐其僞爲退避。冀引官軍深入。潛抄後路。不可不深爲籌慮。昨已令溫福留心防範。其底木達。布朗。郭宗等處。岐徑甚

多。皆可繞越我兵之後。設賊番逸出抄襲糧道。少有阻碍。所關非細。溫福等當嚴飭守隘將領等。加意巡防。不可稍存懈怠。

乙巳。阿桂奏言。據駐札綽斯甲布之副將李天祐稟稱。該土司已選土兵四千。并指引進兵道路。一由日旁山攻勒烏圍上首。一由俄坡攻勒烏圍中間。一由牧畜溝攻噶拉依。總須多派漢



兵方爲有益。就現在兵力而論。不能再爲分撥。自應酌定要路。先爲奮力進攻。第現在鎮將大員。並無熟諳番情。可以獨當一面之人。李天祐自駐扎綽斯甲布以來。于該處情形。漸已熟識。其候補遊擊馬應詔。係馬良柱之子。在番地亦有聲名。臣一面派令將領帶兵前赴綽斯甲布。一面派馬應詔往同李天祐悉心駕馭該土司。

令卽發兵攻進。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綽斯甲布土司盼望官兵速往。自屬實情。其分路多兵之說。亦必應如此辦理。現在昭通湖廣頭起官兵。陸續可抵成都。著傳諭阿桂卽速酌調。派員帶領前進。李天祐原以副將候補之員。今現出有陝西洮岷協副將員缺。卽令李天祐補授。馬應詔係候補遊擊。著加恩以叅將用。伊



等自當愈加感奮。但二人舊屬偏裨。于統領大兵。不足以壯聲威。舒常原係領隊大臣。曾經帶兵閱歷。現在西路帶兵之人尙多。卽令舒常迅速起程。遣赴綽斯甲布。領兵進剿。並諭阿桂。令音濟圖。烏爾圖。納遜二人。陸續帶兵往綽斯甲布。隨同舒常前進。

丁未。溫福。豐昇。額奏言。臣等察看路頂宗山梁

形勢。于兩山中突起一峯。層層峻削。三面距河。

石礪排列。險隘異常。查北山美美卡。下至日喀

爾橋。緣山有小路可登。地名兜烏。近可抵康薩

爾。遠可抵明郭宗。臣現派馬彪。額森特。帶兵五

千名。由此路進剿。其貢噶地方。仍令李煦留駐。

以防策卜丹後路。并令牛天昇。由木蘭壩南山

梁。拏卡。逕接貢噶。保護糧路。總兵張大經。帶兵



一千名。駐扎阿喀木雅舊營。副將成德帶兵五百名。駐扎色布色爾地方。自資哩以東。駐防官兵。各仍其舊。至董天弼駕馭三雜谷土司。覓間進兵。並於所過之梭磨。卓克采等處官寨。俱酌留兵彈壓。以免疎虞。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等籌辦分路進剿。及防後事宜。所辦俱妥。惟是路頂宗地險礪多。官兵斷不可

輕率攻撲。只宜用大礮轟摧。以綴賊勢。而分路由兜烏及策卜丹兩處覓間進攻。策卜丹有哈國興。海蘭察前往。已能勝任。其兜烏一路。尤爲險要。馬彪額森特二人。恐不能籌辦裕如。且僅有兵五千。亦覺不敷。豐昇額於北山路徑既熟。心亦切實。勇往著於路頂宗所有官兵內。酌撥二三千名。令豐昇額帶領。迅卽馳往兜烏進剿。



具同日諭及哨馬去與急數陳。副將成德帶兵五  
上諭軍機大臣曰鄂寶奏督催曾頭溝二路軍糧其  
已過維州者五千七百餘石現抵納雲達者九百  
餘石足供十八九日之需所辦甚好但董天弼現  
已裹糧進剿軍糧愈爲緊要傳諭鄂寶加緊催趲  
其內地續運軍糧並著文綬上緊督催至站夫在  
途負運夜無房屋棲止以致乘間逃亡本屬經理

不善文綬卽添調站夫補足額數并委員沿路督  
催並搭蓋窩棚俾夫役得資棲止以示軫恤。

土備同日曰公番驗縣兵員魁著正副蘇其辦

上諭軍機大臣曰額魯特內年力強壯曾經出兵者  
著揀選三十名派御前侍衛德爾森保普爾普帶  
領十五名往西路軍營乾清門侍衛三保玉魯斯  
帶領十五名往南路軍營其應得之項照例支給。



官員等各賞銀一百兩。兵丁各賞銀五十兩。迅卽起程。交溫福、阿桂酌量委用。門計滿三羽。王曾漢。著壬子。阿桂奏言。松潘鎮總兵宋元俊。於九月初九日。在卡子軍營病故。奏入。與此會。出。上諭內閣曰。松潘鎮總兵員缺。著五福補授。其維州協副將員缺。著李天祐補授。所有陝西、洮岷協副將一缺。著溫福、阿桂於現在軍營之陝甘兩省出

力叅將內揀選一員。奏請補授。

同日。

上諭內閣曰。川省現在辦理軍務。一切饋送轉輸。皆由內地雇用民夫執役。所有西路站夫運糧章程。尚屬妥協。其南路日給銀米。雖已寬裕。第此路食物較昂。伊等負戴遠行。僅堪果腹。不免衣履無資。情殊可憫。著加恩照從前進。勦金川之例。給與回



空口糧。打箭爐以內。每日折銀五分。打箭爐以外。每日折銀八分。俾伊等口食。更得寬餘。輓運自倍。加出力。文綬其嚴飭所屬。核實經理。務令均霑實惠。內此。奉天。夫持。好。退。官。西。祖。故。夫。數。數。章。封。土。備。內。臣。等。謹。案。川。省。賦。役。本。輕。產。米。更。為。饒。裕。蒸。藜。食。德。飲。和。已。逾。百。有。餘。載。即。偶。逢。徵。發。輓。運。軍。饑。子。來。之。義。分。所。當。然。况。日。給。銀。米。寬。

馱餘足資口食。乃蒙

皇上軫念情殷。既不令闔省州縣。悉行通派。又令委

前員沿路搭蓋窩棚。用資棲止。茲復給予回空

上代口糧。其與息一

稠疊恩施。有加無已。是以各站人夫雲集。而貧民之

無藉者。轉得藉以謀生。內地不知調遣之勞。

聖恩。小民共有赴功之樂。皆由



聖恩汪濊。鼓舞於不自知耳。

癸丑。溫福。豐昇。額奏言。查路頂宗。礮寨。與鄂克

蘇。什舊寨。相距實為切近。

臣

等現安大小礮位。儘

力轟摧。其兜烏一路。向有日喀爾橋。以通來往。

前此賊番逃竄時。恐官兵尾追。將橋拆毀。卽於

皇土山坡築卡守拒。令馬彪等連日督兵砍伐木植。

趕造橋座。官兵陸續過溝。賊番卽行棄卡遁逃。

馬彪等于賊卡之上。更拏卡座。以次進攻。至瑪

爾迪克官兵。亦向上接拏石卡。與哈國興等進

剿策卜丹之兵。聲勢更為聯絡。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路頂宗地險礮堅。但宜用礮轟擊。

卽費火藥稍多。亦不足惜。其兜烏一路。雖馬彪等

搭橋築卡。究不若豐昇額親身督辦。務令兼程速

進。方為有益。



同日董天弼奏言。臣領兵由納雲達前進。入賊  
境五十餘里。初五日。正見賊番于山梁修築石  
卡。官兵奮勇攻撲。痛加殲戮。隨將登格山梁佔  
據。查看郭噶爾山梁。尚有賊卡七座。是日官兵  
復從西邊直上。佔住山梁。殺賊甚多。現在擡回  
登格駐守。一面飛催堪卓溝一路官兵會合夾  
擊。以期迅捷。奏入。臣

上嘉之。

丁巳。董天弼奏言。臣連日督攻郭噶爾山梁。尚

未克取。查登格山梁之右。有路可進。抄過賊卡。  
卽與堪卓溝一路官兵會合。現據此路領兵將  
弁稟報。已于初八日將小金川之咱瑪山梁佔  
據。此路既可抄越。則郭噶爾山梁賊番已失其  
險。臣于十六日帶兵星夜前進。會兵攻勦。旣得



厚集兵力。且將來糧運。即可由梭磨堪卓溝輓  
運供支。較爲省便。奏入。報。

聞。

已未。溫福豐昇額奏言。查路頂宗山高溝濶。急

難越過。攻取尙需時日。

臣

查路頂宗之南。有山

勢三支。迤邐而下。一與路頂宗山正對。一係斜

土。對路頂宗之北。一係遙對喀木色爾寨。

臣

等擬

將此山三支。盡行佔據。或就近轟擊路頂宗礮  
卡。或先將喀木色爾寨用礮轟破。再行設法過  
溝。搶佔路頂宗。賊番自不能抵禦。隨督官兵鼓  
勇前進。搶佔三處。賊衆爲鎗礮傷斃者甚衆。卽  
于該處趕立木卡十二座。以便逐步逼進。奏入。

報。

哨合其數營。中見賊匪入。剿其寨與賊軍

聞。

夷申阿封。奏言小金川。頗番。五。十。於。劫。未。姓



庚申。阿桂奏言。小金川賊番。屢在卡外喊求投稟。臣卽令其進營叩見。據頭人薩斯嘉與通事拉旺。并賊番十三人。一同到營。投遞澤旺稟詞。臣悉心譯看。仍以鄂克什。呪伊父子報仇爲詞。實爲狂悖可恨。臣查西南兩路。併勦小金川。自應早行殄滅。實因金川代爲據守。以肆其負隅。近日又因莊稼新收。尙得稍延殘喘。但訊據該

番等所供。現收稞麥。僅支兩三月口糧。又番衆七八千人。死亡過半。老弱婦女。逃至金川。無從討喫。又多餓死等語。自屬實在情形。僧格桑此際。見大兵雲集。指日滅亡。雖將鄂克什退還。而天博西路官兵。尙無歇手之意。因復遣人來赴南路。藉以窺探軍情。如其稍事優容。賊酋必復欺誑番人。以爲現與大兵議降。尅日卽當完事。嗾使







後。滇兵正可全到。踣探亦得確實。至期籌辦。一面從甲爾木山梁衝壓。一面乘夜渡河攻擊。諒可得手。其綽斯甲布一路。現在調赴之兵。及李天祐原駐之兵。已有三千。又有土兵數千。聲勢不爲不壯。尚須大員彈壓。查襄陽鎮總兵馬虎。前在西路出兵。頗有經歷。人亦老成。應令其統領此路官兵。仍令李天祐馬應詔。幫同商辦。番

情。自于軍務有益。其原調各起楚兵。頭起尙未出打箭爐。臣已飛飭帶兵將領。徑由喀勒塔爾。宜取道丹東。迅往綽斯甲布。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桂奏賊番投稟一節。所辦俱是。薩斯嘉拉旺二犯。已經解京。應知會沿途小心管押。餘如桑喀爾。拉布克。格宗。阿台。四犯。供詞較多。著一併解京備訊。至此時續調滇楚官兵。俱應陸



續到營。今日據劉秉恬奏。達烏軍營及綽斯甲布等處軍糧。現在源源接濟。是兵糧均已應手。現今僧格桑退守路頂宗。境地愈蹙。人民乏食。正當乘此機會。兩路夾攻。則甲爾木一路之兵。此時更不宜再緩。著傳諭阿桂。上緊籌辦。朕惟佇盼捷音也。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之三十九

十月甲子。溫福。豐昇額奏言。路頂宗雖經用礮轟摧。白日難以攀上。必須乘夜分路攻取。而在營打仗之兵。僅有千餘。尚不敷用。馬彪額。森特等。現由兜烏進攻。碉卡甚多。一時未能攻得。其駐兵之所在。臣等營盤對面。相距較近。因於伊等隊內。抽兵一千。於九月二十一日夜。進攻路



頂宗馬彪彰靄等攻其左。額森特佛倫泰等攻其右。又分派官兵。一於山脚下排列。以截喀木色爾來援之賊。一於鄂克什舊寨前排列。以截後山來援之賊。臣等督兵前進。奮擊賊衆。將路頂宗山前一層碉卡攻克。仍俟探有可進之路。相機攻剿。

溫福豐昇額又奏言。據哈國興等將金川送出

營之外。委臧儒並帶出逆酋索諾木稟帖。解送到營。據臧儒供。於四月初五日。隨叅將薛琮進剿。金川賊兵截斷後路。鎗傷落水。致被遮留。由僧格宗至噶拉依。聞索諾木現勸僧格桑出降等語。臣等思逆酋因大兵分路進剿。疑懼益甚。是以送出被留之弁。以探軍情。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等奏撤回兜烏之兵。併力攻



路頂宗一摺。殊未明晰。前此派兵往攻兜烏。據稱近可抵路頂宗西之喀木色爾。遠可至美諾賊巢。是兜烏路徑似繞出路頂宗之旁。可收夾擊之益。何以馬彪額森特等紆途前往。半月有餘。仍隔在路頂宗正面賊碉之外。且云離營甚近。則前此所謂繞道分進。又屬爲何。兜烏賊卡旣多。官兵自難徑進。何以原派之五千兵。僅撤回一千。其所留四

千兵。又欲從何路分進。况帶兵之馬彪額森特。均撤回路頂宗正路。則現留兜烏之兵。又交何人帶領。著溫福等逐一聲叙覆奏。至金川送出之外。委臧儒供稱探問通事。有現在勸僧格桑出降之語。甚不足信。逆酋詭詐百出。豈肯輕至營門。或力已窘蹙。自知罪大難宥。覓一年貌相仿之賊番。假作僧格桑到營。希圖混飾完局。又或妄冀如從前金



川受降之例。誘我將軍等出營。賊得逞其伎倆。則甚有關係。不可不防。設僧格桑果有乞降之事。如隨營之鄂克什舊土司等。即可令其識認。自能確切辨別。不致爲其所愚。縱使逆酋實係親身至營。祇當設法誘擒。溫福等斷不可出營相見。卽將備等亦不宜輕率派往。此等情節。已諭令阿桂知之矣。再索諾木所投哈國興稟帖。尚欲貌托恭順。陰

逞奸狡。不宜僅付之不答。竟當作哈國興之意。給與回檄。諭以索諾木與僧格桑。狼狽爲奸。拒守要隘。抗犯官兵。跡已顯著。何得佯爲恭謹。冀圖朦惑。况墨壘溝未出官兵甚多。豈容以一外委臧儒。遂謂送還官人。妄思矜宥。大兵聲罪致討。必須先擒僧格桑。次擒索諾木。以申國憲而靖邊庭。僧格桑卽逃至金川。自可尅日勦擒。無藉索諾木之獻出。



且索諾木卽爲法所必誅。又何能代人施此詭譎。本提督奉命隨征。惟知奮勇殺賊。力縛克渠。斷不能爲賊誑言所惑云云。照此寫成番字。或於營中擇一無用士兵。送往或多錄數紙。繫於箭頭。射至賊營。俾賊酋知狡惡罪狀。不能掩飾。其送回之外。委臧儒並著解京訊問。

乙丑董天弼奏言。

臣

於九月十七日午刻抵咱

瑪山梁與遊擊沈寬堪卓溝之兵會合。竊查咱瑪山梁以下西南一帶。山勢綿長約四十餘里。應將山梁佔據。以壯兵勢。過此有橫亘山岡。其前又有木了山梁一道。下山爲大板昭。其東南一帶。山巖陡偏。樹木叢雜。並無路徑可通。惟於堪卓溝內直下轉出溝口。過河卽抵大板昭。現擬於西南山梁及堪卓溝內分兵兩路於二十



二日進發。

董天弼又奏言。軍營糧運。屢經溫福札催。復有

鄂寶赴三雜谷一帶督辦。

臣

帶兵抵咱瑪山梁。

距梭磨百餘里。輓運更爲捷便。現在檄諭三雜

谷土司。將糧食出賣。官兵進取賊寨時。如收獲

賊糧。卽分給裹帶。俾得踴躍集事。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董天弼所奏堪卓。溝一路。係遊擊

沈寬帶兵前據。溫福奏沈寬於六月初六日。至孟

拜拉。初七日卽至納雲達。因糧運不敷。裹帶又山

路偏仄。必須修闢。未能速進。旋據報稱八月初六

等日。已將道路開修。不日告竣。軍糧亦經鄂寶督

催。源源接濟。是路通糧足。更無可待。乃距今已及

兩月。沈寬駐兵未移寸步。所辦何事。著傳諭董天

弼查奏。至明仁。富瑚。俱經溫福派赴董天弼一路。



見聞必真。著溫福密飭明仁等就近訪查。一併據實覆奏。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昨諭溫福作哈國興之意。檄示金川。尚有須嚴切飭詰之處。如索諾木每稱係恭順土司。不敢違犯天朝。並稱派兵往小金川。係護視伊姊。並非政黨助僧格桑等語。索諾木如果爲護視伊姊。派兵前往。止應在美諾及布朗郭宗底

木達等處。何以小金川各要隘皆有金川賊番助守。且公然與官兵抗拒。又昨據臧儒供稱。四月間。薛琮等在甲爾木山梁駐兵。下山撲礮。因後路被金川兵截斷。退回山梁。金川敢於派兵截我兵後路。非叛逆而何。以上情節。著增入檄稿內。一併寫成番字發去。再閱臧儒供詞。薛琮之失事。固由後無援兵。但其時糧已不繼。堅礮在前。豈倉猝可以



攻破則其前進實難。至後路雖被賊兵阻截。勢屬  
猝至。未必遽築礮卡阻隔。若奮勇攻開後路。退回  
較易。此等緊要關鍵。帶兵將領不可不知。在主將  
派人領兵。自不便教以退怯。但知難而退。亦兵法  
所有。設實遇進退兩難之時。與其冒昧輕進。挫失  
師徒。毋寧擊破後路。全軍以退。其間審度輕重。惟  
在將軍叅贊等。善爲指示耳。將此併諭阿桂知之。

同日。

上諭內閣曰。上年進剿小金川以來。節次撥解川省  
帑銀九百萬兩。今軍務尚未告竣。著戶部於四川  
就近省分留協項下。酌撥銀二百萬兩。令各該省  
派委委員。解往備用。該部確核速議具奏。

丁卯。溫福。豐昇額奏言。臣等從前帶兵壓至木

蘭壩。進抵鄂克什舊寨。相度形勢。其南山自固



卜濟以西直抵瑪爾廸克山梁賊卡均已焚燬。相率逃竄。其北山自美美卡下至河邊。西有深溝橫隔。賊衆燬橋而退。仍據山梁拒守。今大兵在河南岸駐營。進攻路頂宗與北山賊番礮卡。僅隔一河。據鄂克什土司稟稱。北山過橫溝。有一舖小路可上兜烏。隨派馬彪額森特等帶兵趕造木橋。過溝一攻。但路頂宗現被賊番聚守。必以

全力先行攻勦。

臣

豐昇額未往兜烏統兵。實由

於此今接奉

諭旨。

臣

豐昇額卽於是日前赴兜烏督勵官兵奮力

進取。再哈國興等在策卜丹一路。據稟貢噶西南山梁可以進兵。但相隔約七八里。必須沿路設卡以資接應。臣等酌撥官兵前往。令其辦有就緒。卽將攻勦情形馳奏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豐昇額於奉到前旨。卽日赴北山。帶兵督辦。不免拘泥。前據溫福等奏兜烏一路。遠可直抵美諾。近可繞出路頂宗後。似此路甚爲扼要。若能攻其不備。卽可乘間直入。是以諭令豐昇額前往統兵。較馬彪等更爲得力。今據奏馬彪等帶兵之地。距路頂宗甚近。並非別路分往。而兜烏與路頂宗。又同一費力仰攻。實屬無益之舉。與其

分兵而歸於無益。何如留此多兵。令攻路頂宗。軍聲益壯。更易集事。且果能攻得路頂宗。則兜烏不攻自破。卽尚留餘孽。亦可一面進擣賊巢。一面留兵牽綴。行軍機要。貴於因地因時。朕豈能於五六千里之外。一一遙爲指示。今溫福。豐昇額。惟知遵旨奉行。不復計其事。是否有益。與膠柱鼓瑟。何異。著傳諭溫福等。此時兜烏一路。不但豐昇額不應



前往。卽分勦之兵。亦祇可酌留數百。在彼牽掣。其餘概撤回。路頂宗併力攻勦。方爲妥協。

千里。

臣

等謹按兜烏一山。前據奏稱。遠可直抵美

兵。奉諾。近可繞出路頂宗後。是以有豈論外五六

旨。令豐昇額前赴北山統兵。以期扼要制勝。嗣經奏

贊益明。兜烏與路頂宗僅隔一河。原非別有出奇

公共間道。而仰攻之難。兩地大畧相仿。復與宗軍

訓以豐昇額無庸前往。並令將多兵撤回。

聖主籌畫周至。期於因地制宜。毫無成見。於此見轉

土備內。圓無滯。直如造物之密運潛移。而機宜所在

仍不能稍越範圍也。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在綽斯甲布一路之兵。原爲牽綴賊勢。如果得路進攻。擒獲索諾木。亦屬美事。舒



常受朕深恩。雖奮勇向前。亦須相度地利。詳察賊情。期於計出萬全。若專務進攻。不思退路。賊番從後截其糧道。其患非細。舒常須留心預防。

同日。

上諭內閣曰。溫福等奏總兵馬彪。上年統領黔兵赴聖川時。曾帶有雲南昭通鎮官兵三十五員名。隨營打仗。甚爲出力。因於議叙案内。一體造冊送部。據

兵部咨稱。原奏未將雲南官兵打仗之處聲叙。未便據咨議准等語。因令軍機大臣查閱原稿。該部初次具題行查。尚可云照例辦理。及溫福明晰咨覆。卽當據咨核辦。其中或有混冒。不妨據實叅劾。乃復行咨駁。所辦非是。著將滇省出力官兵一併議叙。

上諭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等進抵路頂宗。若能相機攻克。自可直擣美諾。阿桂一路亦當覓間攻取。僧格宗以收夾擊之益。僧格桑計窮力竭。勢必竄入金川。我兵合力追擒。逆酋自無能久匿。究不若嚴密預防。毋任兔脫之爲愈。著溫福阿桂於攻得要隘。凡有可通金川之路。預爲堵截。勿使逆酋外逸。至董天弼所攻之布朗郭宗底木達。爲兩金川相通。

要路。且係僧格桑之父及其妻屬所在。尤關緊要。並須密訪路徑。派兵防截。或逆酋潛竄至彼。卽可乘便掩擒。

同日。上諭內閣曰。川省軍營先後派往之八旗大臣侍衛。並官員兵丁等。應扣官項銀兩。著照從前金川及西陲用兵之例。暫行停扣。俟軍務告竣。照例辦理。



西戊辰阿桂奏言。據辦理糧務知府盛英稟有督  
並標新兵林奇。投至資隆卡轉送到營。供稱在西  
土備路南山打仗被掠。索諾木令將稟帖帶出。內有  
霍爾章谷。德爾格忒各土司。番民相安居住。並  
乘無別事之語。臣於八月間。因綽斯甲布番民將  
並霍爾章谷運送軍糧。烏拉掠去。隨令副將李天  
要佑等曉諭綽酋。追出給還。至金川賊衆前在革

布什咱之渥睹地方。搶劫德爾格忒士兵騾馬。

經臣嚴飭該處將備偵探踪跡。卽時擒戮。今賊

酋肆行不法。轉以並無干犯情事。希圖掩飾。且  
欲令內地疑心。各土司使其不肯盡心出力。又  
據布拉克底土舍安多爾。遣其頭目稟稱。訪得  
金川番人云。有漢官二人在噶拉依。若送出求  
降。將軍等不及提防。我等搶殺。可以得利等語。



臣現飭將弁等密爲預備。倘賊番稍有舉動。卽可奮擊殲戮。再臣奏明過河潛往西山襲擊。現已陸續成造皮船。其應搭浮橋並已預備木植板片。以資應用。至甲爾木山梁一路。亦均部署。俟巴旺等頭人確探道路到日。卽督官兵進攻。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桂奏索諾木具稟。令搶去綠營

兵林奇賚送到營。索諾木負恩黨逆。抗拒王師。罪大惡極。實不可不併力剪除。今綽斯甲布一路。雖云牽綴賊勢。若能相機直入。擒獲索諾木。則小金川必更易於勦滅。現在派往綽斯甲布之兵。已有六千餘名。軍糧又可源源接濟。阿桂卽應催督李天佑。駕馭該土司迅速進兵。至阿桂奏綽斯甲布番民將霍爾章谷運送軍糧烏拉搶去一節。雖據



稱曉諭綽斯甲布土司全數追出。但該土司既恭順隨征。不應聽所屬番人妄爲不法。亦當使其稍知儆懼。從來撫馭邊夷。總宜德威並用。若專事姑息。必致爲其所輕。阿桂尚屬曉事。不可不知此意。又據奏布拉克底頭目赴稟。金川賊酋欲將所留漢官送出求降。乘便搶掠等語。今臧儒雖已送還。寧祿尚留賊寨。若賊酋果將寧祿送出。或出其不

意。發兵勦擊。多殺賊人。亦可令賊酋喪膽。

同日阿桂奏言。行軍原可因糧於敵。但番境山多地少。收穫無多。每次攻得碉卡。所獲賊番口糧。爲數無幾。土境內亦無可購買。而綽斯甲布一路官兵。久當進發。臣屢諭李天佑馬應詔等。可令官兵裹帶者。自行裹帶。可僱用番夫背運者。設法僱覓應用。奏入報。



聞。

同日阿桂奏言。叅將常泰所帶川陝兵二千五百名。於九月十二二十三等日。前抵木池。楚兵三千名內。頭三起已出打箭爐。十九等日。行抵喀勒塔爾。後起亦即陸續前進。臣於二十二日。派令侍衛蒙固爾烏爾圖納遜。伊爾哈納章京三通保。前赴綽斯甲布。分領官兵。臣以此路爲將

來接辦金川之局。檄令總兵馬虎馳赴大營。詳

悉指示。該鎮於二十五日。自達烏起程。由吉地

丹東一路。趕上楚兵。帶赴木池。總統進剿。再吉

地一路官兵。臣令汪騰龍統領復於二十三

日。令副都統職銜音吉圖。侍衛普濟保。阿坦保。

前往分領。該處未設糧站之先。所需兵糧。即令

汪騰龍等設法料理。一面行知文綬。劉秉恬。速



飭糧員籌辦。至進兵後。文報甚關緊要。自丹東  
至木池。現經議設七站。其中有偏近金川賊人  
出沒之地。並飭將弁督兵嚴防。奏入。報回。

聞。

同日阿桂又奏言。奉

諭以李天佑馬應詔。究係偏裨。因令舒常為領隊大  
臣。前赴綽斯甲布。竊查此路進兵。臣已奏派馬

虎前往統領。但舒常係滿洲領隊大臣。若統轄  
官兵。令馬虎協助。更為得力。舒常從西路赴綽  
斯甲布。仍須由成都出打箭爐。道路紆回。尚需  
時日。此時正當駕馭土司發兵。李天佑等若聞  
舒常前來。未免遲疑觀望。謹將

諭旨暫為存貯。仍飭伊等上緊辦理。俟舒常將抵綽  
斯甲布時。行令遵照。奏入。



上嘉之。甲申部司合數照奏入報。臣前奏請採辦米三十萬石。籌備。同日。文綬奏言。臣前奏請採辦米三十萬石。籌補倉貯。卽以接濟軍糈。成都附近各府州縣。自去年至今。動碾倉穀。運送軍營。多有缺額。本年秋收豐稔。自宜及時買補。未便任聽商販搬運。臣已分飭各府州。凡路通水次之處。卽於水口地方。嚴行禁止。毋許米石買運上船。以杜透漏。

奏入。報。同日。文綬奏言。川省驛站。額設馬匹。本少。上年辦理軍需以來。衝途各驛。及西南兩路新設臺站。均已酌增馬數。復經臣撥用營馬。分添各站。現在口內口外。馬數增多。所需草豆。亦倍多于

往日。向例額支驛站工料。動用地丁正項。今蒙



聖恩。借給一季銀兩。應飭發有驛州縣承領購備。以  
乾隆三十八年春季爲始。分作四季扣還歸款。  
至西南各路增設驛站馬匹。并添撥營馬所需  
草料。例於軍需項下。及各營草乾銀兩內分別  
支銷。應令口內州縣各照增撥馬匹之數。領項  
辦理。其口外添設臺站。應照馬匹數目核計一  
季需用料豆價值。於軍需項下預動銀兩發給

產豆各州縣採買。運交總理糧務處按站分給。  
所用腳價。歸案核銷。其草束一項。卽令各站員  
就本地購買收割備用。以省運解之煩。奏入。  
上從之。

同日。劉秉恬文綬奏言。臣等馳赴達烏。將官商  
各運督催前進。每日過米六百石至三百餘石  
不等。並據雅安縣稟報。九月初八日至十七日。



官商各米。過雅州府者。計一萬二千二百餘石。  
又據各路糧員報稱。綽斯甲布之木池及丹東  
兩處米石。由打箭爐資隆卡喀勒塔爾分路起  
運者。均經陸續趕運。至卡丫墨壟溝果洲與章  
谷等處糧石。逐日轉運。軍儲並可充裕。奏入報  
聞。

同日。劉秉恬文綬又奏言。軍營臺站。應用夫役

甚多。而自清溪至打箭爐。重山疊嶂。又有沈邊  
冷邊。咱里。三小土司。並無民戶。自打箭爐至軍  
營。均係兩山中夾一溝。每一土司所屬。不及內  
地一大村落。明正韋布什咱巴旺。布拉克底。已  
經各派土兵隨營。復於兩金川接壤之處。分撥  
防守。現在山根。白土坎等處。站員間用番民。通  
計實不能多。卽如由丹東至木池一路。擬添七



站每站設番夫二百名。而吉地一帶防守土兵。此時難以撤出安設。又烏拉一項。現由喀勒塔爾資隆卡供運。綽斯甲布及丹東吉地軍糧。其各站內間有以烏拉抵夫者。亦總不能多得。臣等籌議。如經由之地。人夫不敷僱用。應令軍需局酌定附近地方協濟。其寫遠州縣。如楚滇連界之處。應聽酌量幫貼。仍通飭各地方官嚴禁

胥役侵蝕滋弊。至調用民夫更換之期。或三四月。或七八月不等。且有上年至今未更換者。臣

等原議。照從前進勦金川之例。定以三月爲期。不免太促。應酌中定以五月更換一次。其原派州縣及管站官員。應請仍照原議。酌定處分。以防捏報冒銷之漸。再西路軍營及曾頭溝等處。臣文綬擬前赴桃關一帶。確查妥議。仿照南路







辦理奏入。

上從之。



